

魂牽淮南

淮陰文史資料第九輯

魂牵淮甸

淮阴文史资料第九辑



一九九一年十二月

目 录

辛 亥 风 云

- 辛亥淮阴见闻录 邢耐寒(1)
辛亥淮阴光复琐闻 王亚陆(15)

纪念李一氓逝世一周年

战斗的旗帜 历史的丰碑

- 苏皖边区政府简述 顾树青(17)
淮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银行 高贯成(35)
华中文化协会及其活动 李 洋(45)
华中淮海实验(京)剧团简况.....
..... 董 战 陈文远 吴鸿琪(52)

魂牵淮甸

- 李一氓和淮阴的情缘 李世源(62)

人 物 春 秋

- 横沟寺暴动前夕我结识了谷大涛 李振璜(74)
人民教育家张凌光 王正训(77)
一位平凡女性的艰难历程
——记江苏省政协委员司晓南 吴兆鹏(84)

周四先生和福田庵小学·····	张志栋(100)
回忆我的父亲周万祥·····	周震铎(104)
乡贤倪时甫先生·····	范养群(109)

新闻文化史料

清代淮阴画坛·····	朱禹惠(112)
洋河民间说唱·····	庄德新(126)
在《淮海报》社工作的片断回忆·····	周少平(132)
一支坚持敌后的文艺宣传队 ——记华帮农村剧团·····	毛系瀛(142)

淮 乘 拾 补

万筱庵治水·····	何延龄(150)
抗洪抢险著声乡里的吕方千先生·····	吕德恭(154)
故乡童年琐忆·····	邢祖芳(156)
靳绍寅自述·····	靳绍寅(160)
我所知道的顾锡九其人其事·····	王健夫(171)

县(市)区文史选粹

余宗范回忆札记·····	余宗范(176)
当代金融三巨子 ——介绍淮安籍银行家周作民、谈荔孙、朱虞生 ·····	徐以枋等(195)
宿迁遭难记·····	徐一鸣(212)

辛亥淮阴见闻录

那 耐 寒

按：那耐寒先生（1889——1968），淮阴人，同盟会员。1910——1913年间受于右任聘担任上海《民主报》特约访员，撰写“清江通讯”数百篇，约10万字。时先生在淮扬道署任缮写，得以接触官方公文，为通讯工作提供了极好的条件。通讯以报道淮阴情况为主，并及淮属诸县；内容涉及清末民初淮阴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灾情、社会风气、外交等诸多方面，实为宝贵的地方史资料。现将1910年9月至淮阴光复期间之部份内容摘要整理成文，其日月仍依原稿使用旧历。题目是整理者所加。

晚清末叶，腐败贫弱达于极点，革故鼎新势在必行。淮阴乃江北重镇，军政大员驻节于此，官场恶习层层相因，盘根错节。连年灾荒，哀鸿遍野，施粥之地饥民如潮，衮衮诸公搜刮敲吸依然如故。迨武昌首义成功，举国响应，二百余年皇朝土崩瓦解。当日之作威作福者，顿如丧家之犬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千万小民，欢欣鼓舞，拍手称快。

淮阴之官场情况，一月十五日到任之江北提督（省一级之军事长官）段祺瑞曾有所概括。他在拜印后，即顾下属各官曰：“我初来此地，一切都仗大家帮忙。但我在京时即闻此地官界

有三臭、七金刚、八小鬼、三十二地煞，姓名俱有，各宜自新，否则不能为大家宽也。”一般大人老爷闻之无不战栗。

所谓金刚、地煞者流，皆为搜括之里手，贪污之行家。然终段之任，并未见查办一人，其警告乃新官上任之故技。在此前一星期，陆军十三协军官，知奉旨革职提督雷振春一去，新提督必带有亲信，己之饭碗难保，特在提署荷芳书院公宴雷提，借表饯行。此亦可略见段提警告之奥秘。

雷提奉旨革职之罪名是所谓“违例馈遗”。其实彼之真正问题则是贪污公款。自雷就任以来，即大施其搜括手段，无论何项公款，皆竭力攫及贪囊。去任临时报亏空若干，不知其已括得数万金矣。此银均存入衡丰钱庄生息，为将来运动开复之用。其存入时秘密异常，外人皆无知者。不意衡丰于二月间倒闭，清理帐目，雷提所存四万余金，始行发现。雷振春任江北提督仅数月，即中饱如此巨款，其搜括手段，实令人吃惊。

淮阴民间积怨最深之贪官则为清河县令陈习谟。庚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有人在提督衙门以及道台衙门前分别贴出揭贴，贴首大书曰：“陈习谟，不死何为？”以下略云：该令与家丁朱得元关系密切，无论何案，非阿堵物不能申诉，所得赃钱，则与该令二八均分云云。陈令匿报灾情最激众怒。盖清河一县，今年被灾极重，陈到任时，匿而不报，照数征赋，以致清人求赈各处，往往以并未报灾，不便捐助推托。统计四乡极贫人民，已有七万数千之众。嗷嗷待哺，实惠难沾，皆陈一人使之也。各乡绅民甚为愤急，除稟请抚恤外，并云陈如再不他去，即共同将其拍出清河。陈令被撤后，于四月二日滚出县城，途间任人谯骂，莫敢谁何。

类似陈习谟之贪令，还有安东王令。

安东知县王宝基，与刑名幕友郭某、门丁陈某，狼狈为奸，遇事则通同舞弊，得贿瓜分，王令实得大股。巨匪孙某，已经捕获，而孙以数百金为王、郭寿，遂得漏网。该县上年被灾极重，该令亦匿而不报，照熟征收田赋。知县以下诸吏劣迹，更是所在皆有。此皆官场之小蛀虫也。

洪泽湖里河越坝与盐运关系颇重，每冬水涸，由海分司拨款交该管埝厅堵筑，以资储蓄，其间弊端罄竹难书，岁费万余金，徒为厅汛丁书增一进项，实际到工者十不一二。今年李承代理，兴筑至今，尚未完竣，恐上峰诘责，竟捏报已于一月十四日合龙。

候补知县衷静轩，巧于钻营，自得当道欢心，差委不断。此人充蒋坝厘差，苛索商民，私囊累累。遍托牙人广置田产，河湖两滩不下数十余顷。查律有规定，禁服官地方购置田产，实则早已成为虚文。

官场中亦有尸位素餐，形同偶人，或迷信愚昧，令人喷饭者。

里河同知徐兆濂，言辞期艾，双目不明。每谒上峰，遇有应陈事项，则由家人周福先行演授，如教员授课状，诵读既熟，始敢升舆而去。幸主管性简，得免种种丑态。

巡警区官某人，本一学究，迷信鬼神。一夕，某姓屋上，两猫相斗，家人疑贼。适某巡至，初闻尚不敢入，逡巡良久，始敲门入。猫见亮即遁，屋瓦犹响。某巡曰：“此狐仙也，宜礼敬之，想尔家得罪他了。”

淮阴军界之腐败，与政界难分上下。然彼等系有枪者，纠纠武夫，欺压小民，滋扰乡里，尤胜于衙署差役。甚至抢掠财物，强奸妇女，亦时有所闻。

清末各地驻军，原为绿营，分归各衙署管统。兹后实施所谓新政，练新军，开学堂，设警察，筹办自治，绿营逐步撤销，兵官遣散，啖饭无所，多成为盗匪流痞。由地方管领之武装力量，则称之为巡防营，类似后世之保安队。巡防营分子复杂，往往兵匪难分。

宋满堂者，江北之匪魁也，党羽众多，剿捕非易。前年招其投诚，委充防哨官。今夏大吏派彼往徐海一带缉拿匪首王绍西。乃宋故态复萌，所到之处，仍行抢劫，回清后又复伪造纸币。事为上台所闻，撤差发交巡防营务处审办。于十一日将其正法示众。至于营坝、西坝及西北圩门口之抢案，亦皆营兵所为。

新军为代替绿营之陆军在天津组训者，武昌首义后，多数成为北洋军阀部队。各省亦组训新军，以后多成为革命军之主力。驻淮之陆军十三协(旅)为北洋南调者，外表华美，营房壮观，然官兵素质依然如故。

庚戌十月八日，江北提督雷振春出题考试十三协全体军官三百四十余人，能书写成文者交到试卷一百五十余本，不到二分之一，其余军官，包括若干中级军官，皆目不识丁。自标统以下，诸军官如管带、队官、书记等皆以嫖、赌为能事。雷到任后，曾撤换协统以下军官数十人，皆为安插私人。段祺瑞到任数月间，撤换者又数十人，然军事不振如故也。

协统杨宝善乃高级军官，酷嗜鸦片。前任协统徐怡亭，新建营房款项下拨后，因徐急于建筑私宅，遂先私而后公。迨宅第建成，徐已被撤，新官交接，则有帐而无房。已撤辐重管带赵某，在任时装运辐重，船价从未清给。李姓船户，积欠尤多。李往索款，赵大怒曰：“我差已撤，安有闲钱还汝？”李不能甘，坐

索愈切。赵复诬彼讹诈，令家人捉将官里去，巡警区长不问皂白，杖责数十，取保始释。李身辱款没，遂在赵家廊下吞鸦片自尽。尸子控诸县，陈大令往验属实，而赵竟肆其财力，并不到案。

一般官兵，嫖妓宿娼争风殴斗之事，时有所闻，甚至有大兵强奸民女者。西坝为盐商荟萃之区，妓馆林立。十三协官兵不时前往嫖赌，屡起争端。提台札饬严禁，不准官兵前往，并在渡口派兵稽查，平息数日。六月间，一任姓排长在某妓馆寻欢，后几名士兵亦往该处，大受排长申斥。越日，士兵前往报复泄愤，排长逸去，遂迁怒妓馆，大打出手。六月初，十三协士兵二人行经文庙附近，见夏氏妇独行，遂起淫念，将该妇拖至某处，实行强迫，该妇坚拒，二局巡警闻声赶至，将二士兵带局转交陆军警察队（即宪兵）处理。至逃兵革勇，往往流为盗匪。十月间，河北石码头某姓家突来身着无肩牌军衣之匪徒五、六人，手执利器撞门而入，抢去衣饰等物，值百余金。

十三协上下腐败如此，其战斗力可以想见。五月间段祺瑞接奉陆军部电文，以东事日亟，英日俄三国逐步窥伺，拟将十三协调东驻防，以固边隅。段提接电后深知该军积习甚深，断难御敌，且又恐实行东调，军心怀疑，惧生他变，当即复电，以江北民风强悍，且当此饥馑之年，尤为群盗如毛之日，百事赖兹镇慑，倘该军调东，则江北空虚，恐遗后来之患也。

尤值注意者，江北陆军自庚戌年春间告警后，即将各士兵之子弹一律收回，盖所以思患预防也。年余以来，仍然如是。虽逐日下操，实未放过一枪。彼等肩上之新式步枪，实际只是一根铁棍而已。春间广州革命党起义消息传来，淮阴官场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江北提督亦杜门不出矣。后又传言，革命党首领

某，由粵北上，道经江北，官场颇为动容。江北当道又接秘密报告，有匪党潜匿宝应八洩地方之大王庙内，门前及居民门首均用粉书太平二字为暗号。当道立即派人查访，毫无所获。其太平二字则当地做土地会，书之以求吉利者。

淮阴之军火库、军服库皆要地也，原不过三五人看守，兹亦派出一名士兵，执枪站立门前以示警戒。

概而言之，新练陆军如十三协者，年耗数十万金，外敌之前则废物一堆，滋扰人民则为害百端，实江北一大祸患也。

官患兵患之外，为害江北地方惨剧者，尚有水患。

自一九〇六年（丙午）以来，江北水患连年，饥民遍野。虽经官绅等极力开办赈济，然杯水车薪，终无济于事。乡民因饥而死者十分之三。生者尚望麦秋丰收。然去岁除夕大雷雨，旱地水深尺余，低洼之田，淹没殆尽。立春以来，如能晴好，乡农或可复苏。然五月，复异常寒冷，大雨如注，麦苗皆泡水中。八月间，大雨连降三昼夜，平地水深数尺，城内外交通断绝。提督衙门、商会、江北师范皆被困水中，临河一带房屋倒塌十之四五，运河陡涨六尺余，四乡平地水深五尺，一片汪洋。浪石、牛皮、渔沟、三棵树、受灾最重，秋禾淹没已尽。故四里饥民又纷纷外出逃荒。徐海灾民南逃，道经淮阴，各处灾民汇合，继续南下。至扬州，地方官员奉命拦堵，于是千万哀鸿，又复回流淮阴。后受灾诸县又奉命禁止灾民外逃。灾民只能听天由命，死而后已。

灾民餐风宿露，日晒雨淋，面无人色，骨瘦如柴，见之令人心酸。浦惠粥厂前每日聚集万人。二月间，一孕妇领粥被挤流产，几至丧命。四月，河北海神庙口，开售豆饼，购者颇众，一十

余岁女孩于人丛中被推倒，众足无情，竟至肝肠尽出。街头插草标出卖儿童者比比皆是。中青年灾民，往往于闹市抢夺食物。最惨者则为老弱。有一老者佝偻而行，至南巷地方，为石所绊，随即晕倒，少顷复苏。或问尔病乎？曰非也，不食已五日矣，飘飘若浮几不知身之所在矣。言已长叹而泪下。春夏之交，天时或寒或热，疫病丛生。虽经地方捐款，在玉皇阁设立疗病所，无如患者久饥兼病，颇不易痊，每日死者达二三十人。有一哀鸿，一家六口，未旬日而同赴泉下。同胞，同胞，何不幸若是耶！

程君文彬，本旧家子，境遇不佳，形甚落拓。去年除夕，家无余粮，处斯境者，大有壮士无颜之概。君因己及人，目睹灾民惨状，毅然断指血书，申请当局，大力赈济。血书情词凄婉，不忍卒读。段提捐银五百两，为各界之提倡。此事发生后，士绅已分电同乡各官，求为捐助，以援桑梓。山西巡抚丁宝铨复电捐银千两。

在玉皇阁灾民疗病所服务之医生，纯尽义务，活人无数。医生王瑞堂、万剑青及魏某因终日疲劳，竟然传染时疫，不数日间，相继故去。此感人至深也。

程君文彬及以身相殉之诸医生，皆辛亥救灾中仁人义士，理当留名青史者！

救灾之道有三，即施粥、赈济、平糶。

浦惠粥厂为绅商捐资合办，开放施粥以来，活人颇众。唯灾民众多，而经费有限，自清明节起，不得不暂时停办。一般持此度命之哀鸿大失所望，困苦处境更为可悯。皖江赈务大臣冯梦华前已拨款两千元资助该厂，后又续拨三千元，该厂得以接续施放，以惠贫黎。并在校场、觉津寺、福田庵、禹王宫分设四

分厂，发给凭票，以示限制。

赈济即向四乡灾民放粮发款，此为救灾之重要内容。然弊端亦为普遍。历来放赈，皆乡董、集主负责，其不肖者往往乘机勒索，或亲戚故旧，虽非赤贫，亦乘机冒领。亦有发给赈票，写明人口凭票领赈，不肖又制造假票，从中渔利。华洋义赈会亦送来面粉、现金，交由美国教会之仁慈医院林嘉美医师亲自下乡发放，在城区灾民每人发洋二角。

平糶即低价向灾民出售粮食。三月间，冯梦华大臣借银二万两、拨米二千石，段提借银一万两，开办平糶。十五日发售，米价每升竟为七十五文，且红朽不堪，较之市间七十文左右者尚且不逮，且升斗亦小，直与营业性质无二。故开售一日，购者寥寥。贫民多骂裕宁经理张小楼。据云，米由渠购，价亦由彼在某署议定。其间理由，不言自喻。

总之，上述救灾办法，皆属治标之道，哀鸿受惠得以苟延续命者不少，但借此发救灾财者亦大有人在。

救灾治本之道在于导淮。唯多年来民穷财匮，旋起旋辍。后虽成立导淮测量局，然工作并未实际进行。六月间，美国红十字会拟捐款来华，修治河道，并电华外务大臣，询问中国是否认可，能否招待保护。大臣认为应即照准。十月间，美工程师詹美生来江北考察，在海州、宿迁等地转了一圈，兹后亦不了了之。导淮乃一宏大工程，岂能完全依赖外人！当局此举，纯属应付舆论。

天灾人祸，上下交征，百业凋敝，首当其冲者，厥为新式工业交通。

清(江)徐(州)铁路，长约三百九十里，完全商办，于己酉

年开工建筑。由清江至杨庄十五里之铁道并总站事务所各房屋，计共用银六十余万两，而杨庄尚有三里未铺轨。庚戌年秋，因经济异常困难，各商所认股多未缴齐，以致办理一切颇为棘手，不得不宣告停工。淮阴史上第一条铁路，未出娘胎，便告夭亡。钢轨蜿蜒于衰草碎石之中，徒供后人凭吊。

清江大丰面粉公司开办后颇见发达，嗣因江北连荒，麦价踊贵，浦民归罪于公司，群情大愤，几酿风潮。经官家劝令出麦减价平糶，公司因之停机。所有各号通融之款均已归还。秋间欲行开机，又为银号倒闭，浦庄亦受影响，无款可以周转。兹后官家又对小麦之运销采取重重限制规定，大丰厂更无活动之余地。

对淮阴官商影响最大者则为起源于京沪、波及江北之银庄、银行倒闭风。

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，浦人纷传衡丰钱庄将倒闭，一时持票兑钱者途为之塞。执事人等恐慌异常，立请官府派兵弹压，一面由商会转请钱庄接济代兑。至深夜十二时，人始渐稀。未几，衡丰之联号义善源票庄亦告搁浅，相继倒闭。两号共计亏款达八十万两之多。其中包括驻军饷银十三万两，广东官家存款四万两等。官商往来，影响直隶、两江、湘、广、安徽诸省。

义善源票庄为一大型财团，在各省各埠皆有该庄字号及相关银号。该庄名义负责人为邮部右丞（相当于副部长）李经楚。据李称，因银根吃紧，周转不灵，全国各号同时收歇。该计帐目，存欠两抵，有盈无绌。所存官商各款因宜从速清缴，而所放各款，亦须赶紧收回，以欠还存，方为正道。但各号既已歇业，专恃伙友收账力量微薄，遂恳请督抚派员会同商会，逐户催取，以便归还存款。

李某之办法，无非让存户各凭权势，催欠还存。官家或可取回若干存款，一般商人只能自认倒霉！

四月间，总行设在扬州之清江和大银行亦宣告倒闭，亏款十七万两，其中江北提督衙门存款为六万两。普通商民受累不浅。金融界之风波，对于萧条之市场无异雪上加霜。

城内外贫苦居民生计日绌，物力维艰，不少人被迫作神女生涯，以为糊口，私娼约有二百余家，较以前增加十倍之多。寒风渐起，尚有披单衣而倚门者。此亦乱世之哀鸿也！

江北之财政困难为另一引人注意之现象。江北陆军预算部议裁减达三十余万，经提督段祺瑞安排，五月起，十三协各营备补兵及学兵营全部裁减，军官薪水八折发给，军佐九折等。八月间，陆军部通知，所有陆军制服限明年二月前遵照奏定式样改齐。据悉，官佐着装费用均需自理，下级军官所需达三百余两。排长、司务长所入有限，扣除逃兵罚款、伙食等开支，所入不足十两，若改着装，则一文莫名。怨怒之色皆现之于面。各衙门财政困难达于极点，收支总局几有无可应付之势。总办喫道万分为难，只得酌拟裁减。凡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清查后增加之款一律裁去，提督衙门文案及他项差使，多有名无实，与挂名千俸略不稍异，应酌量裁减。各署执事人等，自二月起一律裁薪二成。江北师范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经费向恃江南江北补助，兹因财政困难，势难继续。学堂监督拟令各生自行捐缴膳学费用。各生家境多数贫寒，无可应命，故有解散之议。功弃半途，殊可惜也。

淮阴本非通商口岸，然地近沿海，涉外之事在所难免。督抚大吏畏洋如虎，侍奉唯恐不周，府县之流更无论矣。下述事件，可见一斑。公文照录，读者共赏。

去岁年底，江苏总督下文江北当局，略谓：准美领事官函，据教士报告，清江耶稣堂贫儿院屡被盗窃，失去金银、钱财、洋衣等物，皆随时报告地方官，清河陈令并不缉贼保护，间或派一、二兵丁，巡视片刻即回。教士等何以安枕？该令前在宝应即未能保护洋人，今对此案仍复如此，恐于邦交有碍，请即撤换，另派贤员接任等语云云。陈令贪得搜括，邑人共愤，前已述及。然其被撤，实因洋人不得安枕。此亦官场奇闻也。

辛亥大灾之年，流民处处，嗷嗷待哺，然娼寮妓院，酒楼茶舍依旧歌舞升平，仿佛盛世。而麻雀之戏，更盛往年，官商军警，皆嗜竹城。甚至寺庙庵坛亦有借抽头谋利者。佛门之地不见礼佛参禅，但闻麻雀啾啾。凡此种种，皆皇朝末代气数将尽无可救药之景象也。

霹雳一声，武昌首义，举国震惊。淮阴官场人物，表面镇静，暗中则纷纷准备后事，以现银购买黄金。金价本四十换（银换），顿涨至四十八换，且有钱而无市。银洋之价亦逐渐上升，每元换至一千三百七八十文。持纸币者纷纷抛出兑现。银号钱庄一律停止放款，能回收者，莫不上紧催迫。

电报局为消息灵通之所，日夜往来电报繁多，有关军事者占大半。提督段祺瑞以现在军事吃紧，对有关军事电报非严加管制不可，特派员驻守电报局，非经该员认可，有关军事电报一律不得发出。陆军十三协官兵信件原皆由邮局直接送达，现凡士兵之信件须经队官拆阅检查，军官之信件须经标统拆阅检查。宪兵、警察顿形忙碌，日夜巡逻不息。除原有岗位外，警局在偏僻之处又加设岗哨，以资防范。

清江经理报纸者仅图书公司一家。自武昌首义之后，各界

人士莫不争先看报，冀得各地消息。每晚，招商局轮船抵埠，邮来报纸，购者即纷纷前往该公司等候发售，其门若市。

未几，江北提督段祺瑞奉袁世凯电令，调往湖北主持军务。提署一切事宜归淮扬道甬召南（甬良）代行。此人自接获武昌起事消息后，紧张之极，几于终日以泪洗面。从前牌酒之兴颇豪，近来消失殆尽。月前接官军大胜来电，即榜示全城，乃竟属子虚，舆论哗然。兹后又接来电谓官军克复汉口，遂又榜示于外。三小时后，又接来电，谓官军复又大败。甬某接电之下，几乎手足无措，痛哭不止。居住淮阴之满人有改名换姓变易装束者。

光复前夕，十三协兵变，伙同土匪烧掠抢劫，淮阴城乡饱受祸患。仅商号之损失即达六百万元之巨。兹后散兵复侵扰邻近各县，土匪又乘机抢掠，商民损失更难估算。

九月十四日一鼓时，城内商民人等多尚未闭门，北门外突来军士八十余人，云道台大人传彼等到署保护。进城后，即扑攻道署。甬道由后门逃逸。众兵寻道台不见，即整队离署，出东门而去，并嘱居民无恐，照常生意。十五日，士绅及商会负责人开会讨论组织商团事，并要求巡警严加稽查。行人皆由东门进出，水门、北门仅供水供出入。商民以该军士等具有革命思想，举止文明，故皆不经意也。是日晚十时，黄河滩之军营忽然火光烛天，枪声大作，乃辘重营士兵放火烧营，步队数营不与联络，因此两相轰击。步兵不敌，退往他所。辘重营兵遂往王营，四处抢劫放火。商店与殷实民家被掠一空，流寇继之，地方糜烂殆尽。十六日天明，士兵数人荷枪来至河北，沿街抢劫，土匪多人随后行动。士兵以土匪为爪牙，土匪则借士兵为护符，河北一带商店及居民稍有价值之物品，皆一空如洗矣。上午八

时，营兵整队而来，在城北以机关炮向城内射击。清河邵令、商会总理刘少清等仍以该军支持革命，志在得城，遂大开城门，并在沿街悬挂白旗，以示同情。入城士兵皆身荷快枪，袖系白布，与革命之民军并无不同。乃甫入城即大肆抢劫，商民所有黄白细软皆入士兵囊中。大批土匪随之活动，无物不抢。士兵至县署，打开牢门，释放所有囚犯，并各给快枪一支，命其四出抢劫，兵匪之间又因抢劫发生冲突。总计被击毙之匪徒六、七十人，乱兵死者一百余人。各衙门虽完好如故，然钱财皆为兵匪所掠。提署库存二十万，转瞬一空。当乱兵轰城时，各官皆逃避一空。甬道坐小轿出南门，绕道至淮安，搭轮南逃。是日尚有士兵一队前往淮关，关督接见，并盛筵招待，送银六百元，地方得免骚扰。十七日乱兵皆出城逃走。腰缠累累之落单者又往往遭受土匪抢劫。督练处参议蒋雁行出示召集旧部归队，回营者不到十之五、六。兵乱之后，土匪继续滋扰。四乡甚至有称王称帝者。城内官商士绅在巡警公所设立办事机构保安分所，一面请蒋参议安置未叛之士兵，一面组办民团以靖地方，安定人心。然市面一片萧条，商店无一家开张。

经过各界代表数百人反复协商，九月二十二日一致推举蒋雁行为江北都督，杨慕时为民政总长，陶思澄为财政总长，魏宗翰为参谋部长，是日即为淮阴之光复日。次日出示安民，决定裁撤地方杂捐及江北各地厘金，筹加兵饷，招集流亡，并札飭徐、海各属。浦地城内外一律悬挂白旗，各家门首燃灯庆祝。不久，淮属各县及徐海诸县皆相继宣告光复。

军政分府成立伊始，百废待举，首要则为财政问题。西坝为盐政荟萃之区，财力丰厚，该处公推代表数人来浦，向都督表示，自愿担负军饷。财政部长陶思澄即为该处推举者。盐厘